大地风华

永远年轻的瓷都

王晓莉

在江西景德镇，随处可见的场景是，不大的一间门面里，散放着店主自制的瓷器，下有小小的标签注明价格；店主则在一隅，独自画瓷。客人从外面的喧闹中进到店内，与静谧劈面相逢。店主始终专心画瓷，那份沉静、专注，令人动容。有时客人进门之初，他会用眼梢带一下店内，此后便不再抬头。这与我们见惯了的商家有极大区别。寻常店主们蜂拥着争取顾客的时间，他则用来画瓷、劳作。

店主在瓷胎上一笔一笔地专心画荷、鸟、仕女、山水……面前摊着各色笔各色颜料，背后是画完的和待画的瓷器。有的排成一列列，像秦俑；有的却散乱而放，左一个小瓷杯，右一个小茶壶。坐在其中的店主，仿佛一个大瓷器，安静而不俗。

这是我看见过的难忘的劳动场景之一。景德镇画瓷人，总是这样用一笔一画的劳动，成就自己。他心里有一个意境，然后凭依千锤百炼的技术，落实到一个小杯子上、一块瓷板上，或一小时，或一天，或一年甚至很多年……

在景德镇，这种忘我劳作的氛围，这样工作不止的劳动者，随处可见。来景德镇，除了看无穷无尽、各式各样的瓷器，瓷器手艺人本身也是一道风景。他们以制作美丽的瓷器为使命，毕生都走在一条追求美的路上。他们从事的工作，全都与制瓷有关，同时又分工细致。采土、运送、拉坯、画瓷、烧制……景德镇有俗谚云“一杯七十二手”，即使一只寻常小瓷杯，也要经过繁复工序，方得成器。在这里，最能体会到长辈们那句“人要成大器”的教诲究竟是什么含义。在“成器”的每道工序里，都诞生过或正在诞生追求顶尖工艺的匠人，以及那些传奇的故事。

到景德镇去，似是许许多多人不约而同的心愿。我到景德镇有五六次，我发现景德镇如钻石一样，有多个切面，每个切面都有着不同的美。每天，有无数如我这样的游客在景德镇闲逛、探寻、猎奇。御窑厂遗址、中国陶瓷博物馆、陶溪川以及古窑民俗博览区等，都是必去的地标。

在景德镇，我尤其爱看售卖各种瓷器的店铺，大街小巷比比皆是。徜徉其中，你可以在无数瓷品中陶醉、赞叹：青花、五彩、斗彩、粉彩、颜色釉、影青……造型上，则有方尊、出戟尊、灯笼尊、僧帽壶、镶器、抱月瓶、胆瓶、天球瓶……每种都生动、巧妙。我最喜欢的是造型修长的祭红梅瓶。梅瓶小口短颈，丰肩瘦足，恰适合插一枝梅花，故而得名“梅瓶”。这是纯粹的东方意境，古典中国式的命名。而这些瓷品，一旦进入寻常人家，瓷罐可盛酒盛米，瓷瓶可插绣球或茅草，瓷凳供人歇息，瓷板屏风可作家中的装饰与隔断……高雅就这样摇身变为日常，瓷器凛冽的光也复归朴素。将生活和艺术完美相融，是景德镇瓷器所擅长的。因此，景德镇的来访者们永远不会空手而归。

去年秋天，在景德镇制瓷的友人又带我深度游历了一次景德镇。好古而不泥古的友人，所制瓷器皆玲珑剔透。在他的店铺，我看见一只影青碗，小如鸽子蛋，捧于掌心，似乎吹弹可破，真正是“白如玉、薄如纸、声如磬、明如镜”。二十多年前，友人尚是艺术院校刚毕业的青年，只来了一回景德镇，从此就留了下来。他在这里制瓷、售瓷，砥砺瓷艺，终于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。他并不是个例。景德镇有几万名像他这样因热爱瓷器而与这座城结缘终生的“景漂”。他们因心中的召唤而来，在这里或拜师或自学，修习技艺，以瓷为生，渐渐地融入景德镇，成为新景德镇人。他们又为景德镇源源不断地补充着新鲜的艺术理想、艺术实践，使景德镇成为一座生命力长青的城市。

听从友人的建议，我们冒雨去了高岭遗址与东埠古街。高岭遗址位于景德镇浮梁县瑶里镇，是古代景德镇制瓷业重要的原料产地。当年高岭土所制的瓷器，色白、质地细腻坚硬、釉面光亮。高岭遗址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景德镇重要的陶瓷文化与自然生态相结合的景区。离高岭遗址不远，是昔日繁华的东埠村，它曾是景德镇重要的交通运输动脉。只见古色古香的村庄傍着东河，一面临街，一面是临靠东河的吊脚楼。当年，所有的高岭土都是通过东埠古码头，从东河运到景德镇。东埠的运输贸易在明清两代蓬勃发展，一度成为高岭土集散地。大青石板铺成的东埠老街，青石被雨水冲刷得发亮，上面深嵌着一条条车辙印。在坚硬的青石板上留下如此深刻的痕印，那必定是无数辆满载高岭土的小车，叠加无数搬运工的脚印，无数次深深轧过，日久天长才能形成。东埠曾经的繁华，从这些无声的车辙印里就已清晰显现。

沿东埠老街，边走边听友人谈论景德镇的历史与他自己的故事，我体会着千年景德镇的变与不变。

“新平冶陶，始于汉世”。景德镇古称“新平”，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。至唐，陶瓷制作已达上乘之境。至宋，宋真宗尤其中意景德镇瓷，遂以年号“景德”赐予这里。到了元代，景德镇走向世界，成为世界闻名的瓷都。明清两代，皇家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，景德镇制瓷工艺达到巅峰。

友人独钟爱影青瓷，其实是有来由的。唐宋之际，由于地理环境不同，制瓷原料有差异，南方多青瓷，北方多白瓷，瓷器“南青北白”的格局形成。宋室南迁后，那些身怀绝技的北方工匠，随之南下来到景德镇，加入实力原本就已雄厚的制瓷大军。景德镇瓷业渐渐南北融汇，集行业大成。影青瓷即是这种融合的代表。而友人，便是这影青工艺的传承中微小而执着的一环。

世事变迁，景德镇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在变化、变革。而不变的是，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始终未熄过，景德镇瓷器始终是火与土结合的艺术，一代又一代景德镇的制瓷人永远都在砥砺瓷艺，不断创新。

窑炉内火光熊熊，它的胸膛装满等待出炉的瓷。火是不会老的。景德镇这千年的瓷都也总是年轻。

我与一座城

骑行在封丘

李山

一晃，我在河南封丘这座小城已经生活了近三十年。我常从封丘城北居住的楼群，骑行到城南的旧居——那里有我的藏书和种的花草树木，再从城南回到城北。两点一线或数线，随心情、时间选择行程。骑行的工具，就是普通自行车。前车筐里是我的行囊：一个帆布袋，里装纸笔、图书、眼镜、手机等。

多数时候，我会先沿北干道向东，然后向南拐入相对狭窄的北街或边胡同。如今车水马龙的北干道，仅仅百年前还是青砖到顶的北城墙，顶上有垛口、敌楼，墙外为护城河，河上有桥，过了桥为北门。听老辈人说，北门正上方曾有一块镶金匾额。说起匾额，就要说到几百年前的一位封丘人李嵩阳。他曾任监察御史、两江学政。清顺治年间，河淹封丘，李嵩阳施舍流民。封丘人为他立碑，并入祠乡贤。那块匾额正是旌表他的。

边胡同，也是封丘城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。顾名思义，边胡同因边姓而起。几百年前，一个边姓的滑州人辗转迁徙至此，在后来的岁月里，这一家族竟出了两对父子进士、举人若干，加上秀才，有近百人之多。后随着旁姓的入住，又有其他家族的人成为举人、贡生……可以想见，当年此胡同该是怎样楼宅勾连、车骑相继的非凡。

正因为此，我常常撇开熙攘拥挤的北街而选择边胡同。现今的边胡同南北长数百米，两侧为前房后院式建筑。有的经营着门市，售卖手工针织、布匹等。其中有一户人家，院中遍植花木，主人热心幼儿教育，我常去拜访。幽静绵长的边胡同，似乎仍富文气、灵气，也更适合骑行。

沿边胡同南行数百米，可至西街，沿西街向东不远，便是老城十字路口。这里是全城地势的最高点。古人睿智，修城墙时在城内东南西北四角取土，挖下四个大坑（后称碱坑，现在叫湖），外通河水。多雨天气时，水从城中地势最高处四散，流入坑中，路上全无积水之累。这是封丘城别于他城之处。往往在眼下时节，我会沿小街骑至坑边，看荷叶，听蛙鸣，自然也要写诗。

骑车的好处是可骑行可步行，疾徐随意。有时候，我在城里漫无目的地闲逛。有时候，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停下来，然后随意观望。还有的时候，我会寻一处坐下，发一会儿呆，看几页书。

有事需要赶路的时候，我便循着城中新修的大道，猫腰飞速骑行，与主道上的汽车赛跑。那时，往往血脉偾张，心情也大好。累了，选择有大树荫的地方喘喘气，那路旁的大树便成为我骑行中的小小驿站。

骑行路上，大小店铺，尽入眼帘。马氏卷尖、春季烧鸡、巨堽卤肉、李家点心……口馋了，随手买下来。遇见熟人，打声招呼。有时也会借故与陌生人攀谈，有针对性地扯上某个话题，以期找到在书本上找不到的答案。

有时骑着骑着，心思也会飞翔起来：眼前熟悉的景物，古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当下站立之处，彼时都有谁在此站过？相传，封丘古为黄帝师封钜的封邑所在。西汉时封丘建县。此地平原沃野，开化较早，又处交通要冲，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后来随着黄河南徙，这里屡经水患，数次兴废，但文脉相续，不绝如缕，哺育着一代代的封丘人……

在封丘生活数十年，骑行间，我对这座小城已无比熟悉，也无比热爱。年轻时胸怀一腔热血，曾对四大碱坑提出公园化治理方案，被相关部门认可并采纳实施。去岁盛夏，我骑车遍游城内的街道胡同，一一记下它们的名字，又提出一些让城市更美好的建议。我真心地希望这座小城越来越好。

在骑行时，往往会涌出文思。每每这时，我会停下来，将其记在纸上或手机上。也就十来年时间吧，我先后创作出版了多部与封丘有关的诗文和历史随笔集。是封丘城给了我灵感，成为我的创作之源。尽管文字粗浅，但也算为这座小城作了点滴贡献。

骑行在封丘城中，空间在转换，从一条路至另一条路；时间在滴落，从晨至夕，春夏秋冬。小城里，留下了我如鱼儿一般畅游的身影，也留下了我的文字和记忆。我在这座小城中的骑行，还会继续下去，我与封丘早已密不可分。

『海市』奇观

陈文念

“你见到过海市蜃楼吗？”外地的朋友来到山东蓬莱，一见面，经常这样问。

“见过，久居蓬莱，见过多次。”我回答。朋友听了，一脸的羡慕。

家乡蓬莱是个依山傍海的地方，古老而美丽。古人说这里是“三神山”显现的地方，将其演绎成一个世人向往的世界。其实三神山根本不存在，只是一种传说。由于大气光学现象，大海中经常有奇景隐现，古人解释不了这种现象，因而产生了幻想，认为有神山存在。到了北宋嘉祐年间，登州知州朱处约在蓬莱城北丹崖山上建起蓬莱阁，缥缈的神山仙境从此有了物化的象征。

面对奇观，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。大文豪苏东坡遨游于丹崖山之上，置身于蓬莱阁中，诗情迸发，写下《登州海市》。把海市奇观展现在我们课本里的，当数现代著名作家杨朔，他就是蓬莱人。他在散文《海市》中写道：“只见海天相连处，原先的岛屿一时不知都藏到哪儿去了，海上劈面立起一片从来没见过的山峦，黑苍苍的，像水墨画一样……又过一会儿，山峦城市慢慢消下去，越来越淡，转眼间，天青海碧，什么都不见了，原先的岛屿又在海上重现出来。”

海市常出现在春、夏、秋三季，在冬天也偶有出现。我发现，当海蓝天晴、能见度异常高时，如果在海天连接处飘起一层层白色的浓雾，恰遇此时温度、湿度、阳光、风向适宜，就可能变幻出奇异的海市景观：山川、村庄、楼台等尽现，一段时间之后，又在人们的惊叹中慢慢地消失。

久居蓬莱，闲暇时我喜欢在大海边漫步。站在熟悉的蓬莱阁下的海边，或攀上八仙渡会仙阁，只见远处的长山列岛在茫茫大雾的流动中，忽隐忽现。

那些年，我极力向大海深处眺望，却始终没有如愿看到真正的海市。不过我并不灰心。我知道，生活在蓬莱的人们，只要平日多注意观察，多留意天气，常到海边走走，总会有机会见到，就怕你不留心。

机会终于到来。那年国庆长假期间的一天，空气清新，天高云淡。我带着妻儿来到海边。下午两三点钟，风徐徐地吹着，海上的能见度非常高。眺望对面的长山列岛，似乎只有一步之遥，岛上的建筑物看得清清楚楚。

那天的长山列岛总感觉有些异样。妻子用手指着远处，问我：“南长山岛与庙岛之间什么时候架起了桥梁？看！桥上还排列着整齐的树木，树林中还掩映着一座座别致的小楼。”

我循着妻子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缕缕白色的烟雾，在山上、树木间、海面上飘荡着，时隐时现……

我只顾欣赏眼前的风景，对妻子的提问并未在意：“你花了眼吧，建桥哪有那么快的？”

“现在的建设日新月异，也说不准。”妻子笑着说。

晚上回到家中，打开电视，看到新闻：“今天下午，蓬莱阁以北的海面出现了海市蜃楼……”

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。

妻子有些埋怨，直说，真后悔没有把所见景象拍下来。我虽也有些后悔，但仍相信，肯定会再有机会一饱眼福。

几年后的一个秋日上午，我终于再次看到了海市奇观。在长山列岛海域上空，大团乳白色云彩变幻莫测。起先是一片薄薄的云彩，白雾一般高高浮在天空，接着，白雾般的云彩变成一大块一大块棉絮似的。忽然，徐徐飘来一幅清晰美丽、极富动感的琼楼玉宇画面。后来我看到有人这样描述：“更令人称奇的是，楼群中一座大楼多次变换形状后，像长了脚似的自西向东快速飘移。随后，海上画面不停变幻……”

海市景观是奇特的。而同一场海市奇观，每个人眼中的胜景又是不同的，常常被涂抹上浓厚的个人想象的色彩。我想，这也是海市独有的魅力所在吧。

杂记

◀中国画《晨光》，作者郭味蕖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三河的小桥流水

胡晓斌

夜幕降临，三河古镇的灯火开始璀璨，小南河的盈盈水波梦幻般荡漾。

这是与白天完全不同的三河。到了夜晚，小桥、流水、人家，都渐渐朦胧，渐渐安静，小南河大方地将自己最美最神秘的一面，在桨声灯影中展现出来。明月高悬夜幕上，这是让人如醉如痴的三河月夜。

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的三河古镇，三水环绕，房屋临水而建，呈鱼骨状排列的街巷里，坐落着一进进院落。对合肥人来说，三河是小桥流水，是招待外地朋友最拿得出手的景点之一。对外地人来说，三河是门前青石板上岁月碾过的车辙，是风格各异的石桥，是醇厚的米酒、香酥的米饺、软糯的渣肉……

三河的历史是悠久的。据说，三河早先是巢湖中四面环水的一块高地，因为天然成为水鸟的栖息地，所以也叫“鹊渚”。时间久了，陆地面积越来越大，与岸边有了交集，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集镇。这里水路发达。发源于大别山的杭埠河、丰乐河，加上小南河，在此相遇后携手奔赴巢湖，三河之名即由此而来。

水比镇当然要古老得多。悠悠三河水，历经千年岁月，依旧在荡漾的波光中，用欸乃的桨声唤醒这属于水乡的岁月。

因水而兴的三河是富足的。这里曾经商贾云集。如今，在古镇近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常住人口超过三万人。

五十五岁的老丁是三河的原住民，也是市级非遗“三河羽扇”的传承人。说起三河曾经的富足，他有着满满的记忆。老丁制作的羽扇，也是来自水乡的馈赠。水乡多水，适合养鹅鸭，自然有取之不竭的原材料。如今，羽扇的实用功能早已弱化，老丁也不指望靠这个挣钱，只是确实割舍不下这份手艺。老丁家里客厅的墙上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羽扇，一派纯粹的中国风。看得出来，老丁的悠闲气质已深入骨子里，这就是三河古镇的富足，令人羡慕。

记得有一年，陪山东济南的朋友来三河古镇。在小桥流水的三河，在摇船慢慢的摇荡中，沉入遐思的朋友感叹：“这就是水乡啊！”水乡，是春天的桃花、夏天的柳荫，是“人家皆枕河”的闲适安逸，是吴冠中笔下看似凌乱却章法有致的线条，就是三河的模样。

古镇多古桥。三河古镇现存古桥中，有一座历史悠久、保存完好的古石桥，叫三县桥。它始建于宋代，后经多次修葺，如今横跨小南河，成为古镇的一处著名景观。三县桥旁，是三河古镇标志性建筑“望月阁”，也是古镇的制高点。登阁眺望，古镇风光尽收眼底。

小桥流水看三河。三河古镇，让世人看到绰约温婉的古镇风姿。

美味馆

糯米饭

金晖

有一次，和朋友在北京的街头漫步，无意中看到一家供应温州小吃的早餐店，便邀朋友进去一起尝了碗糯米饭。热乎乎的糯米饭刚蒸熟，盛到碗里，再浇一层碎肉汁，撒一把葱花与油条碎末，味道诱人。食毕，齿唇留香，朋友连连称赞温州美食。

四方食事，人间烟火。都说饮食是一个地方的金名片，家乡温州即如此。温州美食可谓千滋百味，比较出名的就有鱼圆汤、灯盏糕、糯米饭、九层糕、杏仁腐、灰汤粽、麻油鸭等。这些美食，几乎伴随着每一个温州人的成长历程，是每个在外的温州游子心心念念的美食“家谱”。

这些美食中，最让我惦念的就是糯米饭。据记载，温州糯米饭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宋代，当时的温州百姓发现，将糯米和其他食材放在一起蒸煮，可以制作出香甜可口的糯米饭。糯米粒粒分明，富有嚼劲，再搭配香脆的油条碎末，别具风味。于是这种做法很快就流传开来，成为家喻户晓的传统美食。

我确实喜欢糯米饭。年少时，我生活在温州瑞安的一个小镇上，住在外公外婆家里。镇上有不少早餐店。一个挥之不去的记忆是：每天早上我走在上学路上，快到那家经常光顾的早餐店时，步伐明显加快，糯米饭浓郁的香味迅速地抵达鼻腔，还在快走的我不自觉地小跑起来。来到早餐店里，通常情况，我会先点一份糯米饭，并嘱咐店家多加点油条碎末和葱花，最好再多舀半勺香菇肉汤，然后再点一份咸豆浆，配着糯米饭吃。很快，满满一大碗香喷喷的糯米饭被端到面前。我急切地用勺子搅拌几下，使肉汁更均匀地浸透米饭，然后便埋头享受美食。

那时候，外公外婆才五十多岁，在镇上也经营着一家早餐店。很多个傍晚，家中小院里，年幼的我跟在外公外婆身后，看着他们为第二天早餐店的营业而忙碌的身影。在准备的诸多食物中，最吸引我的就是糯米饭。糯米饭的精髓在于炊的火候。在炊之前，要提前将糯米泡在水中，使之充分软化，这样蒸出来的糯米饭才会颗粒分明。蒸好后，如何调制汤汁也是一门学问。一般先将干香菇洗净，再用热水浸泡几小时，泡毕，保留香菇水，将香菇切碎。然后在锅中倒入油加热，下入腌好的肉末和碎香菇并翻炒。这时，香菇水派上了用场，舀上几大勺倒入锅里，立马就能提鲜，不一会儿，汤汁的香郁味道扑面而来。南方夏日闷热的傍晚，院子里忙碌的身影和飘荡着的糯米饭香味，交织成一幅温暖美好的画面。多少年来，这幅画面一直盘旋在我的心头。

现在，糯米饭在温州不光是早餐有，也开始全天供应。有民间美食爱好者统计，糯米饭是九成以上温州人最爱的家乡美食。近些年来，温州糯米饭也越来越“出圈”，还登上了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我在北京时，每次和老乡聚餐，首选都是温州菜。有时候起得早，就约好去吃糯米饭。坐在小方桌旁，每人面前一份糯米饭、一碗咸豆浆，就着一根刚出锅的油条，吃完后一身微汗，感觉神清气爽。

一碗热乎乎的糯米饭，勾起了多少温州人暖心的往事，又寄托了多少游子心里的乡愁！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0.6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